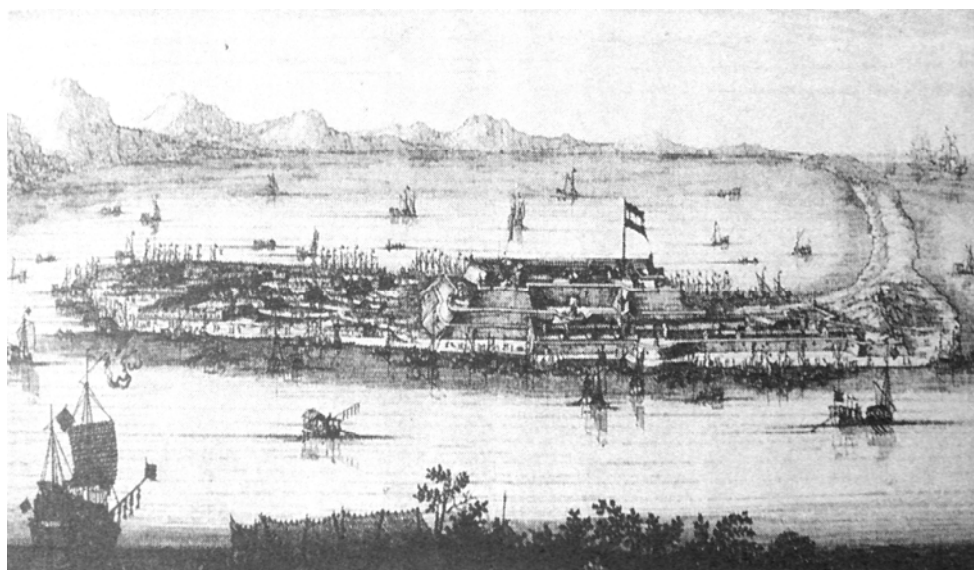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章

臺南有吳園者，為荷蘭甲螺（結首）何斌之故居；其水可達安平，港口猶存。嘉慶間，富紳吳尚新改建邸宅，旁拓花園，池水假山、迴樓曲榭，高低上下布置得宜，談者以為臺灣第一。顧吳之子孫日就凌夷，至標賣償債，則今之臺南公館也。——連橫¹《雅言》



十七世紀所繪熱蘭遮城，作者不詳，維基百科提供。圖中有旗幟處為熱蘭遮城內城，其右為外城。圖中左側為台灣街。當時荷蘭人稱熱蘭遮城及其街市為「大員」，有時大員亦作為台灣的泛稱。

郭家的三合院有前後兩進。後進正面有四間房子，兩廂各三間，郭小姐安排萬大明住在右廂正中的客房。

客房比原來住的那間耳房大得多。室內除了床舖，還有桌椅櫥櫃等家具。正對院子的一面，開了一扇小窗。對著門窗的那堵牆，張掛些字畫，無不筆意恣肆，不拘成規，一看就知道出自閩派書畫家手筆。

第二天（四月二十二日，陽曆六月一日）一早，就聽到小姐練拳的呼喝聲。南派拳術大多借助發聲增強氣勢，小姐練的太祖拳，正是南拳的代表性拳種。有了上次經驗，萬大明哪敢「偷看」，他已經起床，為免嫌疑，乾脆躺回床上。

足足過了半個時辰，呼喝聲才止住，萬大明以為小姐已經練完拳，剛要起身，聽見有人走近，窗外出現一道人影，透過窗櫺，分明就是小姐！她喘著氣說：

¹ 連橫，字雅堂，台南人，日據時期著名詩人及史學家，著有《台灣通史》等。

「喂！你這個人怎麼搞的？沒有窗戶，你開門偷看。現在有窗戶了，又不看了。人家打得快累死了，你就不出來指點我一下嗎？」

萬大明只好走出房間，向小姐作個揖，低頭不語。小姐噗哧一聲笑了，她抹抹臉上的汗，咕嚕著大眼珠說：

「我叫郭玉鳳，我再打一趟拳，你看看有什麼毛病？」說著認真地一招一式地打起來。

太祖拳相傳是宋太祖趙匡胤創立的，具有剛柔並濟、虛實兼具等特點。萬大明一眼就看出來，小姐的拳法和劉三一樣，一味剛猛，遇到真正高手很容易被抓到破綻。

郭小姐一打完，就催著萬大明品評。萬大明推說自己練北派長拳，對南派拳法沒有研究，但仍婉轉地說：「不論什麼拳，都得剛柔相濟，小姐的拳如果再柔一點就更完美了。」

「太祖拳是劉師傅教的。」小姐撒嬌地說：「爸爸不肯教我，只能跟劉師傅學，以後你就教我吧！」

「使不得。」萬大明認真地說：「我已經對不起劉師傅了，要是搶他的學生，以後怎麼見面？」

「想不到你還滿講道理的，」小姐斜睨著萬大明：「聽說你勾引丹克爾上尉的女人，我問你，到底有沒有這回事？」

萬大明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搖頭表示沒有。

「那麼昨天怎麼會有紅毛小姑娘找你？」小姐瞪著萬大明。

「我認識她姊姊。」

「她姊姊一定就是丹克爾的女人，你還說沒有？」

萬大明略事沉吟：「她不是丹克爾的女人。」

「無風不起浪，怎麼會有這樣的傳聞？」小姐追問。

萬大明望著小姐期盼而略顯激動的眼神，決定說出實情，他將邂逅安娜的事簡要地說了出來。

「那麼你是不是喜歡上那位荷蘭姑娘了？」小姐上前一步，瞪著萬大明，急欲知道答案。

萬大明不自覺地向後退了一步，不自覺地摸著胸前的十字架。

郭小姐看到萬大明的舉動，就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，轉頭跑回自己房間去了。萬大明這才發現，郭玉鳳的閨房和他住的客房是正對面。他怔怔地站在院子裡，不禁輕嘆，來到台灣，這命運之神怎麼老愛撥弄他呢？

□ □

護院劉大魁在赤炭一帶算是個知名人物，他被萬大明用點穴法制住的事，迅速傳遍赤炭。蟄居郭家的萬大明，哪裡知道他已成為社會聞人了呢！

兩天後（四月二十四日，陽曆六月三日）的上午，家丁傳報，說是何斌何公子來訪。萬大明在悅來客棧斜對面的茶莊見過何公子，沒想到他親自來訪。「何

斌來做什麼？」連忙來到合院前進，只見廣場上停著一輛西式馬車，趕車的黑奴高坐車上，何公子就站在車旁。

何斌一看到萬大明，就熱切地迎上來，他端詳著對方，像是想起什麼事似的，猛然點頭道：「我們見過的，對了，在茶莊，是不是？」

萬大明作揖稱是。茶莊匆匆一面，將兩個人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。何斌從小和荷蘭人相處，除了學會他們的語言，連生活習慣也相當西化。他全無客套，開門見山地說出來訪的目的：

「西班牙呂宋總督來訪²，歐沃德長官接見，我也參加了。總督夫人說，她在海上遇到一個奇人，身手了得，還懂拉丁文，那人是要到台灣的，問我知不知道此人在哪？她說希望能在歡送酒會上見到他。」萬大明想起總督夫人說的，她將促成呂宋和台灣貿易正常化，沒想到這麼快就到了台灣。

何斌繼續說：「前不久，我從一位結首處聽說，有人在海上擊退一船西班牙人，我當成道聽途說，沒放在心上。昨天又聽人說，有位剛從內地來的年輕人用點穴法制服劉師傅。我想總督夫人說的那位奇人一定就是您了。」

萬大明知道無法否認，只好點頭默認，心中暗自嘀咕：此行需要隱密，看來今後的行動將更不方便了。他又想到，何斌一定也聽說過他被捕的事，和他「勾引」丹克爾女人的傳言。但他個性內斂，臉上看不出任何變化，只輕描淡寫地問何斌：

「歡送酒會訂在哪天？」

「明天。」

「哦！」萬大明沒想到這麼快。

「您懂拉丁文，大概常和洋人打交道，應該參加過洋人的宴會吧？」

萬大明搖搖頭：「我跟一位耶穌會會士學過算學，因而學了一點點拉丁文，從沒和其他洋人打過交道。」

「那更應該見識見識，酒會過後還有舞會，赤崁一帶的荷蘭姑娘都將出席。」說到「荷蘭姑娘」，何斌的語氣特別加重。

萬大明聽得出，何斌的話意有所指，就做聲地笑道：「小弟自然要去開開眼界。」

何斌心照不宣地笑笑，拍拍萬大明的肩膀說：「應邀的男女都盛裝參加，您也得打扮打扮，才不失禮數。那天可能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，我可是要穿西式衣服的啊。」

「那麼我該穿什麼？穿咱們的衣服不適合嗎？」

² 十六世紀末，西班牙統治的荷蘭爆發獨立戰爭，此後雙方長期處於交戰狀態，直到一六四八年簽訂明斯特和約，西班牙才承認荷蘭獨立，但仍彼此敵對。以在台灣的競逐來說，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荷蘭人登陸大員，開始興建熱蘭遮城。五年，在新港社赤崁建普羅民遮市街。六年，西班牙人至基隆，開始建聖薩爾瓦多城。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二），西班牙人被荷蘭人逐出北台灣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兩國不可能和平共處，所謂呂宋總督到訪台灣，純係虛構。

「不是，不是，」何斌略顯詭異地笑道：「您至少認識總督夫人和牧師的女兒安娜，我的意思是說，何不讓她們驚喜一下……」

「您的意思是——」

「您也穿西式衣著如何？」何斌上下打量著萬大明：「您比一般荷蘭人還高，穿起來一定特別挺拔。再說，有人懷疑您來台的動機，如果當天您穿上他們的衣服，彼此的關係就拉近了。」

萬大明再也不需考慮，就爽快地答應了，但轉念想起一個問題：「我們的髮型怎麼辦？您留髮，我紮辮子，都和洋人不一樣啊！」

「這個簡單。」何斌解開儒巾，讓頭髮披散，笑道：「不就是這個樣子嗎？」

「可是——我呢？」萬大明摸摸自己的辮子。

「這也不難。」何斌說：「您也許久沒薙髮了，何不就此恢復大明衣冠。等回去的時候，再把前額的頭髮薙掉，紮起辮子，不就得了。」

萬大明知道，自己一時回不了內地，拖著辮子反而成爲異類，倒不如趁這個機會剪掉算了。當下對何斌說：「就由您安排吧！」

□ □

第二天（四月二十五日，陽曆六月四日）上午，何斌派人來接萬大明。當時台灣的民房幾乎都是草房，何宅卻是半西半中式的瓦房，家裡的陳設也中西混雜，這還不說，何斌的妻子是安南（今越南北部）人，家裡又蓄有好幾名黑奴，在在顯示何家的國際色彩。

當萬大明和何斌坐著馬車走出何宅時，要是不看他們的長相，簡直就是兩位洋人。當時歐洲只有貴族才能當軍官，所以禮服接近軍服，他倆穿著緊身長褲，上身是寬鬆的襯衫，領口和袖口都縫著鮮豔的花邊，外面套著罩衫，看起來比穿中國服裝年輕，而且有朝氣。

俗語說：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萬大明一想到酒會上能夠見到安娜，內心就興奮不已。從赤崁到紅毛城的直線距離並不遠，但經由陸路頗有段距離，兩人在馬車上聊起來，何斌問起來台的目的，萬大明說是探望在郭家當帳房的族兄，何斌竟然直率地說：

「我看您是來找郭懷一的。」

「何兄怎會這麼說？」萬大明不動聲色。

「就算是直覺吧。」何斌凝視著對方：「我覺得您來台灣，和國姓爺有關。」

「哦，只是直覺嗎？」萬大明依然神色自如。

「誰都知道郭懷一是鄭芝龍的舊部，國姓爺又是鄭芝龍的大少爺，萬兄這樣的人物出現在郭家，能不讓人聯想在一起嗎？」

「說得也是。」萬大明沒有否認，也沒承認。

何斌笑笑，沒再追問下去，以近乎自言自語的語調說：「有些話我不便對郭懷一說，他一直以爲我向著荷蘭人，說了他也不信。等他從麻豆回來，萬兄不妨找個機會勸勸他——」

何斌欲言又止，半晌，接著說：「咱們中國有句老話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咱們家鄉也有句俗諺：『呷緊弄破碗』（閩南諺語，吃快弄破碗）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萬大明試探著問。

「萬兄，郭懷一聽得懂。」

「好吧，如有機會，我會轉告。」

「萬兄還可以告訴郭懷一，我幫荷蘭人做事，可從沒忘記自己是中國人。」

萬大明為之一怔，千百個念頭在心中縈繞：「何斌的用意何在？他和普仔都是通譯，怎麼不找普仔轉告？……」他作出一副靜聽的樣子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

何斌像是看出萬大明強裝鎮靜，笑著說：「我們年紀差不多大，可是您的修養工夫比我強多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萬大明淡淡一笑。

「等您見到安娜姑娘，我不相信你還能保持鎮靜。」何斌爽朗地笑出聲來。

萬大明仍是淡淡一笑。他想把安娜為了解他，發過誓不再和他見面的事告訴何斌，話到口邊又吞下去。

何斌似乎看出萬大明不願多談安娜姑娘的事，就換個話題，說起呂宋總督夫人要見萬大明的事：

「西班牙經營呂宋已八十多年，呂宋總督前來訪問可說是紆尊降貴。總督夫人指名見您，無形中提高了您的身份，如果有人想陷害您就不那麼容易了，這對萬兄日後的活動大有幫助。」

萬大明沒接話，何斌繼續說：「要不是總督夫人指名見你，我敢到郭家找你嗎？你住在郭家，普仔到禾寮港看過你嗎？」

萬大明搖搖頭。的確，從他住進郭家，普仔一直沒有現身。

「這就是了。」何斌詭異地笑笑：「不管怎麼說，今天的酒會對您太重要了，至少可以看到安娜姑娘，我沒說錯吧！」

□ □

紅毛城冠蓋雲集，歡送酒會在台灣長官府邸的宴會廳舉行，何斌和萬大明一進大廳，就引起一陣竊竊私語。看過萬大明的人都知道：他紮辮子，穿長袍馬褂，如今這兩項註冊商標不見了，怎不讓人驚詫萬分！

前一天何斌已向紅毛城管事的報告，總督夫人要見的人找到了——就是一度入獄的萬大明，這消息足以讓人驚訝。如今萬大明換上西服，剪掉辮子，有誰料想得到呢！當然啦，最感意外的是安娜姑娘，其次大概就是丹克爾上尉、韓布魯克牧師了。

大廳兩側各有一排椅子，中間是鋪著桌巾的案桌，男士淑女分邊而坐，女士這邊老少不到十人，男士這邊已經坐滿，一部份坐到女士那邊。何斌拉著萬大明坐下，無巧不成書，對面正是丹克爾上尉！萬大明正襟危坐，丹克爾不時以挑釁的眼光瞪著他。

大廳正前方，有一排高背椅子，全都空著，何斌說，那是台灣長官和貴賓們

坐的，酒會開始前他們不會進來。正說著，一群黑人侍者捧著杯盤、食品、飲料魚貫而入，整齊地擺在案桌上。兩位黑奴各用一把長柄銀杓，從一個大玻璃缸裡將葡萄酒斟到高腳玻璃杯裡，頃刻之間已斟了上百杯，然後退到一側躬身站著。這時號音響起，正門敞開，身穿禮服的歐沃德長官暨夫人、呂宋總督暨夫人、首席評議員暨夫人雙雙走了進來，眾人起立致敬，等到貴賓落座，大家才坐下來。

幾名黑奴用銀盤端著葡萄酒，先獻給貴賓，再給分坐兩邊的客人，當人手一杯葡萄酒時，歐沃德長官起身講話，萬大明雖然聽不懂，也知道是些客套話。接著呂宋總督致詞，翻譯竟是總督夫人！夫人雍容華貴，一進場就豔驚四座，她的美貌多才，難免喧賓奪主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。

總督致詞完畢，夫人溫婉的目光投向萬大明，她優雅地抬抬手，何斌連忙教萬大明站起來。夫人用拉丁語對他說：「你用拉丁語對大家說幾句話吧。」

萬大明在心裡整理了一下，用拉丁語說了幾句感謝的話。當時拉丁語是歐洲上層社會的雅語，萬大明說的那幾句，在坐的軍官大多省得。夫人高興地點點頭，接著用荷蘭語朗聲說了幾句話，立刻響起一陣掌聲，萬大明正感到莫名其妙，何斌低聲教他向大家鞠躬，萬大明連忙向貴賓席及兩側各鞠了幾個躬，何斌拽他坐下，低聲道：「今天您出盡風頭啦！」

接著，歐沃德長官站起來舉杯敬酒，大家再次起立。敬酒完畢，何斌拉著萬大明說：「西洋酒會是站著吃喝的，不必再坐回去了，走吧，先帶你謝謝總督夫人。剛才夫人說，他們這次來台灣，可說是你促成的。」

這時眾人大多離座，有些到案桌上盛些食品，不急著吃東西的人就端著酒杯找人說話。何斌帶著萬大明來到歐沃德長官座前，行過禮，長官對萬大明說了幾句話，何斌翻譯道：「長官說，如果你願意留在台灣，歡迎你留下來。」

何斌和萬大明橫跨幾步，來到呂宋總督座前，行過禮，何斌代萬大明致謝，夫人說：「今後中國商船到台灣或呂宋做生意，荷蘭和西班牙兩國保證互不干擾。年輕人，我們應該謝謝你。」

應酬完畢，一回頭，伊人赫然就在眼前！萬大明知道，安娜發過誓，不能見他，但他找安娜總可以吧，當下毫不猶豫地朝著安娜走去。

安娜沒有逃避，幽幽地說：「我以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」

「沒想到我會穿你們的衣服吧？」萬大明故意說些輕鬆的話。

「的確沒想到，」姑娘笑了：「不過你穿起來很好看。」

「妳今天才漂亮呢！」萬大明讚嘆地望著姑娘。

「是嗎？……」安娜突然垂下頭來，臉上的笑容霎時不見了。

萬大明的視野中出現了韓布魯克牧師高大微胖的身影，他以嚴厲的眼神瞪著女兒，彷彿在說：「妳違反自己的誓言了！」直到安娜轉身向後，牧師才移挪腳步，從萬大明的視線中離開。

為免安娜為難，萬大明走回坐位，權且當個旁觀者。會場上釵光鬢影，沒看到伊人，他向側面望望，原來安娜也坐回自己的位子了。那一長排椅子，就只有他們一男一女，不免顯得有點怪異。

這時總督夫人輕移蓮步，走到安娜面前，說了幾句話，就挽著安娜朝著萬大明走過來。夫人看出安娜會說中國話，特地找她當翻譯呢！

「年輕人，」夫人懇切地說：「如果你來呂宋，總督府侍衛長的位子隨時虛位以待。」

「謝謝。」他心想：「我怎麼可能到呂宋啊？」但除了一聲謝謝，他不知還能用什麼話語表達他的知遇之情。

夫人高貴的氣質讓人不敢正視，他微低著頭，連帶也看不到安娜的表情，這時安娜嘰哩咕嚕地對夫人說了一長串話，突然傳來安娜洋腔洋調的閩南話：

「大明，快謝謝夫人吧！我請求她多待一會兒，好讓我們說說話，夫人答應了。」

萬大明會過意來，敢情安娜請夫人幫忙，以翻譯作幌子，讓他倆多說幾句話。安娜竟然對夫人提出如此大膽、如此非份的要求，可見對自己用情之深。他抬起頭來，剛要開口，驀然發現窗外升起一片火光。